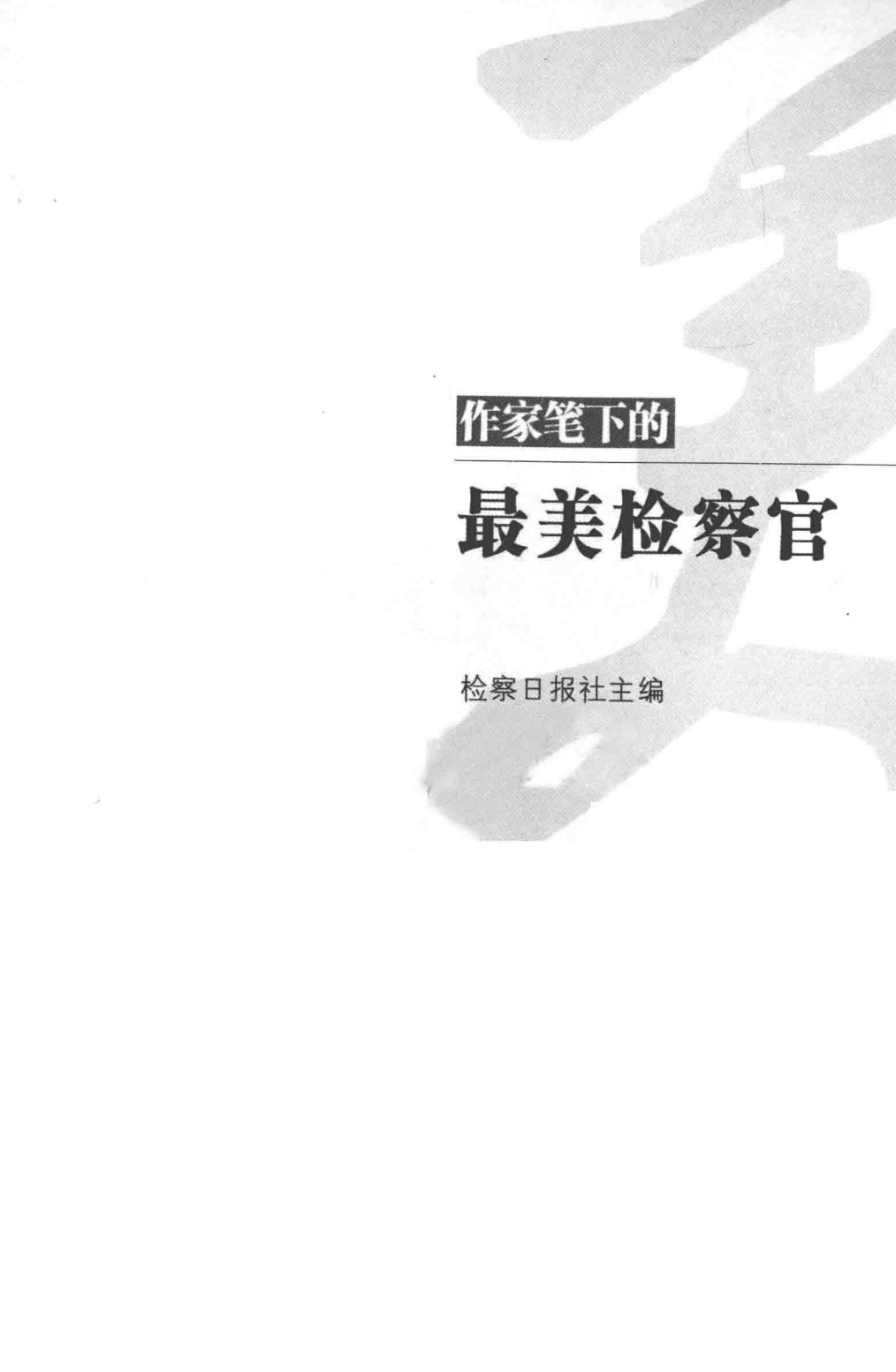


作家笔下的

最美检察官

检察日报社主编

中国检察出版社



作家笔下的

最美检察官

检察日报社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作家笔下的最美检察官 / 检察日报社主编. —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02-1169-0

I. ①作… II. ①检… III. ①检察官-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7251 号

作家笔下的最美检察官 检察日报社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11 号 (100144)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zgjccbs.com)

电 话: (010)68682164(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36518(门市)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开 本: A5 开

印 张: 6.75 印张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版 201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2-1169-0

定 价: 25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写在前面

轻点鼠标，请你来寻找身边的最美检察官——2013年9月，由检察日报社主办，正义网承办，新华网、法制网、中国法院网、中国警察网以及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网易网、凤凰网等知名商业网站协办的“寻找最美检察官”启动。此次活动全过程借助新媒体，立足百姓视角，把寻找过程作为展示过程，把展示过程作为宣传过程，集中展现当代检察官的优良品质和精神风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活动为期三个月，分“当地寻找”、“网上初选”、“百人定评”三个阶段。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和热情参与，经各省级检察院的广泛“寻找”，全国共有96名候选人走进公众视野。在14天的网络投票中，总计收到1300多万张网络有效选票，32名优秀检察官入围。

在“百人定评”阶段，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100名非检察系统评委，在阅读、观看了32名入围者事迹材料和视频短片后，经过两轮投票，最终定评出10名“最美检察官”。北京市燕京公证处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公证。

2014年1月10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副检察长邱学强、政治部主任李如林亲切会见了获评“最美检察官”的10名检察人员。曹建明代表高检院党组向获奖同志表示祝贺，向已故“全国模范检察官”刘宝奇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并为大家一一颁发“最美检察官”奖牌。

曹建明说，“寻找最美检察官”活动是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国检察机关乃至全社会都产生了

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他们中间,有忠诚之美、公正之美,有廉洁之美、勤勉之美,有坚强之美、坚守之美,有担当之美、和谐之美,也有青春之美、奉献之美。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精神,奋发进取,更好地展示检察新形象、传递法治正能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胡泽君从始至终对“寻找最美检察官”活动给予高度关注,在活动各阶段都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李如林还与最美检察官举行了面对面的座谈。

“寻找最美检察官”结束后,检察日报社组织 10 余名各地作家,深入 10 位获评“最美检察官”工作和生活所在地,以他们的视角、用他们的笔,采写出了 10 篇纪实文学作品,汇编成《作家笔下的最美检察官》一书。

感谢作家们为我们记录了 10 位“最美检察官”的生动片段!

感谢 10 位“最美检察官”展现给我们的大爱最美!

目录



独龙江畔 /2



泪不轻弹 /24



坚守信仰 /46



情义男儿 /68



亮一盏灯 /86



美丽绽放 /108



生命乐章 /130



塞北白杨 /150



乌衣巷口 /170



红柳花开 /196



最美检察官之：

江德华

江德华,1964年11月出生,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工作者。

江德华办理过620多起审查批捕案件,无错案、无超时、无违法违纪。2010年,他担任贡山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后,组织开展检委会议案42件98人次,撰写了多篇调研文章。在他的努力下,该院检委会工作连续三年排名怒江州第一。他是全国第一位独龙族检察官,通晓独龙族、傈僳族、怒族、藏族4种少数民族语言。

独龙江畔

唐似亮

2013年11月20日，全国“寻找最美检察官”活动进入百名评委投票环节。来自云南省贡山县检察院的独龙族检察官江德华，在10名当选检察官中，以最高得票居榜首。

而此时，江德华却在前一天住进距离贡山10多小时车程的保山市人民医院。与他同时住院的还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两人分别住在两幢住院楼上，每天输完液才可以见上一面。

三天前的11月16日，江德华突然感到胸闷，浑身无力，双脚疼痛难忍。从家到办公楼那条不到200米的石阶小路，平时上下班大步流星，几分钟就走到了，可那一天，他走几步，扶着路侧的石挡墙喘息一会儿，接着再走几步。走走停停，感觉回家的路是那么遥远，那么漫长。

江德华知道，痛风、糖尿病一起发作了。

这一次痛风和糖尿病双重袭来，正碰上贡山县城电网改造，白天停电施工，晚上恢复供电，江德华只能夜间到办公室阅读案件材料，一干就到凌晨一两点钟。要回去了，打个电话回家，妻子拿着手电到办公楼来接他。妻子一手打着手电照路，一手搀扶着江德华，一瘸一拐往家里走。江德华心里暖暖的，暗下决心，把手上的案子处理完，就和患了严重鼻炎的妻子一起去看病。

案件终于处理完，江德华第一次实现了他的承诺：和妻子一起来到医疗条件比怒江好一些的保山市人民医院。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最美

检察官”评选结果公布，检察长罗嘉堂打来电话，第一时间告诉他这个消息。江德华没有多说什么，他的心一下子飞到了贡山，飞到了独龙江。他对病情刚有好转的妻子说：“我们出院吧！”

了解江德华脾性的妻子没说什么，办了出院手续，一起回到了贡山。

1

令江德华梦牵魂绕的独龙江，是一块神奇而又神秘的土地。海拔4000米的高黎贡山与担当力卡山左环右顾，独龙江从中蜿蜒流过，自上而下呈现出高寒山区至亚热带河谷七个垂直气候带，山顶上白雪皑皑，山脚下郁郁葱葱。每年12月初至次年5月底大雪封山，通往外界的公路和人马驿道被大雪封冻，独龙江基本上与世隔绝。云南省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独龙族，就聚居在这片南接缅甸，西邻印度，西北与西藏山水相连，总面积19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江德华永远记得第一次走出独龙江时的情景。姐姐出嫁到山那边的怒江大峡谷，父母亲没到过女儿家，便决定在那一年的初冬去看女儿，顺便带上读小学四年级的江德华和弟弟一起去。路上要带的东西很多，有砍刀，有一床薄被，有茶，有米及煮饭的锅、碗。弟弟还小，母亲背着。父亲背着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江德华牵着父母的手走路。听说要去看姐姐，要路过贡山县城，江德华很是兴奋。出了村，走到看不见村子的地方，江德华问父亲：“爹，要到了吗？”

父亲回答说：“还早呢，还要走四五天。”

不知走了多少路，眼看天就要黑了，父亲让停下来，在路边找了一个陡岩，拣了一些柴草，然后燃起一堆火烧水煮饭。江德华不记得吃了东西没有就睡着了，半夜里冷醒来，一个劲地往母亲怀里钻，之后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的路比头天的陡，也更难走。越往上，天气越来越冷。第一次看到远山上的白雪，江德华有些兴奋，走得也快了些。可雪山老在远处，走到天黑也没走到。这一天夜里更冷，父亲不停地往火堆上添柴，让躺在火堆旁的江德华和弟弟觉得温暖如春。

第三天下午，终于走到被大雪覆盖的山垭口，江德华和弟弟只高兴了一会儿，就被寒冷冻僵了。江德华清楚地记得，大雪把路边的电线杆掩埋得只露个头。父亲带着一家人磕磕绊绊在雪地里走了大半天，才走下雪山垭口。

终于看到贡山县城了。父母亲没带江德华和弟弟进城，而是从距离县城好远的地方走过，但县城那些与独龙江截然不同的高大楼房，已让江德华激动不已。他暗自在心里说：将来，我一定要走出独龙江，到县城来读书。

走出独龙江，从此成为江德华为之努力的目标。真正走出独龙江，成为云南省最小一个县级检察院工作人员的那一天，江德华才猛然意识到，不管他走多远，根永远在独龙江。

工作后虽然也多次回家，但他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他回独龙江的方式，竟然如此严峻。1990年3月10日，四名独龙族村民携带猎枪，进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猎杀了10只扭角羚羊。扭角羚羊（学名 *Budorcas taxicolor*）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猎杀10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打猎者不知道它的珍贵之处，还把扭角羚羊肉拿到乡政府所在地出售。这是发生在独龙江的第一起刑事案件，也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后的第一个案件，贡山县检察院决定派懂独龙族语的检察员到独龙江核实案情，这个任务自然落在熟悉独龙语的江德华头上。

这次要回去了，以办案人员的身份回去，不能不做一些法律准备。江德华找来《野生动物保护法》仔细研读。江德华弄懂了一个长期以来困扰他的问题，独龙族群众把扭角羚羊叫野牛，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动

物分类学上，扭角羚羊属偶蹄目牛科，与野牛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心里有了底了，江德华便和一名同事前往独龙江。

1990年的独龙江乡还没通公路，进出独龙江的路还是江德华多次往返的人马驿道。这条一上一下全长只有65公里的路，行人和驮马要走三天。此时正当春三月，封冻路段还没开山，江德华二人背上足够吃三天以上的干粮离开县城，沿普拉河逆流而上，朝云雾缭绕、终年积雪的高黎贡山攀爬。渴了，喝一口冰冷的山泉水；累了，在路边潮湿的地上休息一会儿；饿了，啃一口背包里的饼干；困了，在路边找一块平地歇上一宿。随着高度的上升，路边的季节也在不断变化。河谷中春意盎然野花灿烂，往上走一二十里便是秋色弥漫。到了人马驿道的最高处东哨房，眼前一片冰天雪地。距开山还有一两个月，路两侧的山岭上随时有雪崩发生。

大雪封山时翻越高黎贡山垭口，江德华还是第一次。一脚踏进积雪，积雪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为了保险起见，他砍来一根比他还高的木棍在前边探路，趟出一条道来，让同事跟着他的足迹走。一开始积雪只没过脚踝，越往上走，先是没过小腿，接着没过膝盖。到了山垭口最狭窄处，都快齐腰深了。边探路，江德华边竖起耳朵，倾听来自寂静雪原深处的轻微声响。幸好，两人安全通过了雪山垭口，没有一次雪崩发生。走下垭口，江德华招呼同事急忙下山，直至走出堆满积雪的山坡，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第三天傍晚，江德华和同事平安抵达犯罪嫌疑人所在的村子——独龙江马库村。

一看到坐落在独龙江北岸斜坡上的马库村，江德华有一种游子看到母亲的亲切。

这是生他养他的地方，美好的童年时光就在村子里度过。那时，村里驻着解放军的一个前哨排，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村里办起一所军民小学，由部队派来一名叫赵勇的战士来任教，江德华的学名就是这个老师

给取的。课外时间，赵老师教他们唱京剧《红灯记》选段，唱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升入二年级时，为了保卫边疆，身为生产队长兼民兵排长的父亲，带着一家人搬迁到距离边境41号界桩最近的钦兰当村居住，江德华就转到那个村就读。学校的老师都是见多识广的人，经常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有机会走出去的。”在家里，爷爷、奶奶对江德华说：从小要做一个好人。书要好好读，独龙人从没人读过书，是共产党来了，办了学校，你们才能读上书。父亲对子女也寄予厚望。江德华上一年级时，上学、放学，父亲每天都准时接送。那时独龙江不通电，父亲上山找来松明子为儿子夜里看书照亮。学校的老师对学生也十分关心，没有蜡烛，没有煤油灯，老师们砍来竹子劈开晒干，捆扎火把为学生照明。学校不收书杂费，独龙族孩子人人都能上学。江德华的小姑和哥哥、弟弟，都是通过读书走出独龙江的。

可这次回来，从进村那一刻起，江德华明显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村口没了往常回来时乡亲们热烈的欢迎，也没人来手拉手请他到家里做客，更没听到一声声“小登拜”亲切的呼唤。这说明问题远比出发前和一路走来设想的还要严峻。

是的，你要亲口告诉他们说：你们犯了法，要接受法律的惩处。乡亲们肯定不答应。自古以来，独龙族同胞有自己的“基本法”并严格遵守和执行。如偷盗、杀人等，只要证据确凿，那就要处以极刑并抄没全部财产。因此独龙族聚集区绝少发生偷盗、杀人等恶性案件。

你要亲口告诉他们：打猎是犯法行为。他们会有多伤心！他们会说：小登拜，难道你不知道独龙人是打猎的民族？你忘记了小时候吃了多少大人们打猎回来分给各家各户的兽肉？

是的，独龙族村寨既有公共猎场，也有私家猎地。各自在私家猎地内打猎，绝不会越过界线一步。独龙人打猎还有一些原则，只在每年秋收后的十一月至次年的三月内进行。到了春天，野兽进入发情期，就停止狩猎。狩猎之前，参与狩猎的人带上够吃数日的食物，并用包谷、莽

麦等面粉做出各种各样野兽的模型。进入猎场后，将盛满酒的酒杯和模型放在象征山神“且卜拉”的大树下献祭，猎手们一起唱祷告的调子。祷告完毕，在距离山神五六十米外的大树上剥开一片树皮，用木炭画上各种各样野兽的简笔画，然后用弩去射树上的图画。若射中野牛，那一天就只能猎取野牛。

这些江德华都知道。还在小时候，他就经常听老辈人讲，江氏家族的祖先就发现，马库村以东的开让河谷里，有成群的野牛（扭角羚羊）来这里饮卤水。这里的卤水不是长年有，而是只在特定的季节涌出地表。野牛喝了卤水才有力气，所以每到卤水涌出的季节，成群的野牛翻越几十座山来饮卤水。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之后，开让河谷的猎场就成为江氏家族狩猎野牛的猎场，其他氏族不得到这里狩猎野牛。江德华还记得，生产队还组织了一支狩猎队，到开让河谷捕猎野牛，有时猎获到几十头野牛，大部分野牛肉分到每家每户，余下的卖给住马库解放军前哨排，作为集体的副业之一。直至八十年代末，这样的狩猎活动还在进行。

可那是过去，现在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昨天还合法的行为，今天就不合法了。这就是法律与民族习惯的冲突，相比之下，民族习惯只能服从国家的法律。但江德华最为担心的是，这事要是处理不好，这几名群众就有可能越过边境跑到缅甸。江德华别无选择，只能主动去登四个村民的门。这四人中，有三人比江德华年纪大，论辈分是叔叔辈，一人年纪小些。坐在独龙族人家的火塘边，江德华对叔叔们说：“我这次回来，不是来走亲戚的，而是作为一名检察官来办案的。你们猎杀野牛的案件材料已经到了检察院，院领导派我们来调查补充材料，你们一定要给予配合。”

叔叔们点点头。

江德华又说：“你们知不知道野牛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叔叔们说：“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前几年可以打，今年发现野牛来

饮卤水，就去打了。”

江德华说：“过去是可以打，去年国家颁布了法律，过去可以打的许多动物，如今都不能打了。再去打，就是犯法了。不只是野牛，还有老熊等，都不能打了。”

叔叔们说：“我们打也打了，你说该怎么办？”

江德华说：“你们要配合司法机关做好调查取证，然后听从法律的处理。”

叔叔们不满地说：“别的人来问我们，就像审贼似的，态度一点也不好。”

江德华说：“他们是履行自己的职责，案情肯定要问清楚。你们不要东想西想的。”

苦口婆心，推心置腹，叔叔们向江德华打开了心扉，坦陈了这次违法狩猎的情况。四个人去，一人猎杀了五只，一人猎杀了四只，一人猎杀了一只，有一个人一只也没猎到。

在江德华做工作的那几天，村里有人冷言冷语地说：“江德华是吃这里的水长大的，不但不来帮助大家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而来调查这些人。你说这个人还有没有良心？”

江德华听之任之。回到县城，他向检察院领导作了汇报，检察院讨论后决定：对四名犯罪嫌疑人不予逮捕，取保候审。

这个决定是有理有据的。1984年，中央对“直过区”少数民族公民专门制定了“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简称“两少从宽”）的刑事政策。而且《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和自然保护区建立后，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许多老百姓都不知道，不能把责任完全归结在群众头上。尤其要考虑的是，昨天发生的案件已经无法挽回或避免，关键是要让明天可能发生的案件不再发生。应该将这起案件当作活教材，通过在独龙江公开审理，让更多的人自觉自愿参与到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列中来。

决定作出，案件侦查机关对决定不服，要求复议，并最终提请州检察院复核。州检察院支持了县检察院这一决定。

又过了一段时间，江德华回独龙江，专门去拜访了叔叔们，询问他们最近的生活、生产状况。叔叔们说，都没去打猎了，一切都还好。江德华临走时，一位叔叔将他亲手编织的一个藤篾篮子送给江德华，说：“小登拜，你拿回去做个纪念吧！”

这个案件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独龙江再没发生过一起猎杀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案件。江德华也从办案过程中认识到民族语言的重要意义，从此他更加努力地学习民族语言，没过几年，他就成为贡山县数一数二的懂得汉语、独龙语、怒族语、傈僳语四种语言的“博士”级的检察官。

2

人生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时间，2010 年春天，大雪封山还没开山；地点，江德华的家乡马库村；案件，谋杀。不过案发时间是 7 个多月前，也就是 2009 年的夏天。马库村一个中年男子突然死亡，安葬时有人看到死者头上有一个类似于枪眼的圆洞。过了好几个月，有人听说了这事，才向公安机关举报，并说嫌疑人可能就是死者的妻子。

谋杀？妻子谋杀丈夫，可以让人生出无数的联想，也可以敷衍出一个情节曲折生动的故事。接到举报，公安机关立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由于办案人员不懂独龙语，无法进行深入的了解，便请求检察院提前介入，派懂独龙语的检察官前往引导侦查。江德华和上次一样，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和公安刑警一同前往独龙江。一路上，江德华的心里很纠结。为什么一向勤劳善良的独龙族村寨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是不是独龙江公路通车了，许多外地人进入独龙江，在带来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许多人随波逐

流，最后找不到自己？比如喝酒，过去独龙江没有高度白酒，只有自家酿制的米酒，度数不高，不大容易喝醉。现在外地高度白酒大量进来，人们抛弃了传统的米酒，转喝白酒，一喝就醉，很多社会问题随之产生。这个案件的背后，也有白酒的影子。但不能因为喝酒出了刑事案件，就把白酒禁了。这确实是个难题。

到了案发现场，死者的妻子说，她的男人喝醉了酒，半夜里起来解手，从屋外的走廊上跌落下去，就死了。江德华仔细观察，独龙族居室外的走廊，距离地面只有一米左右高，跌落下去的地点全是泥土，连一个拇指大的尖利石头都没有，怎么摔一跤就会致人死亡呢？

走访中没发现死者的妻子有什么不轨行为，大家都说死者嗜酒如命，每喝必醉，一醉就殴打妻子。即便有这样的原因，妻子也不至于就去谋杀丈夫，何况她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

当天晚上，江德华和公安刑警一起，将嫌疑人和一些证人召集到村委会作笔录。嫌疑人的交代又发生了变化，说自己的丈夫是自杀身亡的。其他人也说是自杀的。

侦查陷入僵局。没有解开案件的关键证据，要弄清楚案件的真相，只有华山一条路：开棺验尸。一听说要开棺验尸，村子里就炸开了。无论是希望查个水落石出的死者亲属，还是拼命在隐瞒什么的嫌疑人和村民，突然之间高度统一起来，邀集一些人跑到坟山，将坟团团围起来，不准任何人来动一抔土。

江德华也觉得很难。他知道独龙族信奉“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生灵和亡魂分别由“卜拉”与“阿细”主宰，丧葬习俗比较独特。正常死亡者一般实行木棺土葬，木棺用一根比人体长的圆木剜空而成。部分村寨对非正常死亡者实行火葬或水葬。村里有人去世，村民及远亲近戚、朋友都要来吊唁，顺便送来粮食、肉类、鸡、酒等食物。人死的当天晚上，屋内要通宵生一堆火，阻止“鬼”来吃尸体，还要安排人在屋外轮流大呼小叫，警告鬼不要来，死人的骨头太硬，一是吃不下去，

二是如果来吃了，不仅这个鬼会死，其他所有的鬼都会死。停尸期间，人们照常生产、生活，到了安葬日，不得再进行生产。据说不这样做，山上会落下滚石，村里会继续死人。死者去世后的第三天，死者家属将一些祭品捧到屋后打扫干净的一块坡地上放好，点燃松明和青松毛，请主祭巫师来祈祷。出殡时，棺材不得从房门出去，而是从住房的后墙壁或地板上开一道临时便门送出去，不然就认为恶鬼还留在家中。死者的儿子要亲自去抬棺材，如死者没有儿子，也可让侄子来抬。侄子系远亲，要送一把刀给他。出殡路上，巫师手握一把刀在前边挥舞驱赶恶鬼，家族和村寨的老幼跟随其后。到了墓地，巫师卜卦选定墓穴。墓穴和死者生前住的房子与太阳升起的东方同处于一条直线上。独龙族不垒土起坟，安葬后仅在平地坟前连续点燃两天的火堆，并砍来一根竹子，断为两节，一节插入坟地，一节拿回家插在屋内。葬礼结束，参加的人先到河边洗脚，然后回家，以防鬼魂的纠缠。

如今死者已经入土为安，7个多月后挖坟开棺验尸，等于将埋葬的鬼魂放出来，死者不得安宁，生者也不得安宁，对后代更不利。如果一定要挖的话，要杀一头独龙牛和一头猪，请巫师来举行驱邪仪式，然后方可动土。

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民族风俗根深蒂固，你能说是封建迷信吗？你能轻易撼动吗？江德华既感到无可奈何，又感到孤立无援。如果不开棺验尸，案件的真相就不能揭开；揭不开案件的真相，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冤案，更何谈法律的公平、正义的尊严？

又经过十年历练的江德华，把相关人员再次召集到村委会，分别进行座谈。对死者妻子，江德华说：“如果不开棺验尸，你就不能获得清白，希望你同意我们的决定。”

对村里的其他证人，江德华说：“没有足够的证据，只有开棺验尸一条路。查不清案件，嫌疑人可能蒙受不白之冤，你们忍心出现那样的情况吗？”